趙城縣廣勝寺

高僧傳卷第四

義解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慧皎撰

廣

朱士行一

高僧傳卷第四　義解一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釋惠皎撰

廣

朱士行一
支孝龍二
康僧䃅三
竺法雅四
康法朗五
竺法乘六
竺潛深七
支道林八
于法蘭九
于法開十
于道邕十一
竺法崇十二
竺法義十三
竺僧度十四

朱士行潁川人志業方直勸沮不能移其操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

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

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章隱質諸未盡善每歎曰此

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擔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不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為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聾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賣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為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擔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即為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衆駭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恒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父本天竺人父世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勵專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善於梵漢之語又有無羅又比丘西域道士藝業多學乃手執梵本對蘭譯為晉文稱為放光波若皮牒故本今在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對蘭二時寫五部按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

本十四正無令寫為二十卷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永西方去閻浮

豫章至太安二年支孝龍就对蘭一時寫五部按為定本時未有品目舊

本十四疋無令寫為二十卷士行遂終於于闐春秋八十依西方法闍維之薪盡火滅尸猶能全衆咸驚異乃呪曰若真得道法當毀敗應聲碎散因毀骨起塔焉後弟子法益從彼國來親傳此事故孫綽正像論云士行散形于闐此之謂也

支孝龍淮陽人少以風姿見重加復神彩卓犖高論適時常披味小品以為心要陳留阮瞻類川庾敳並結知音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朝之曰大晉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袈裟釋胡服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遥唯府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彼謂我辱我棄彼榮無心於貴而愈貴無心於足而愈足矣其機辯適時皆此類也時笠姏蘭初譯放光經龍既素樂無相得即披閱旬有餘日便就開講後不知所終矣孫綽為之贊曰小方易擬大器難像桓桓孝龍剋邁高廣物竟宗歸人思効仰雲泉弥湯蘭風肸蠁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

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

弥湯蘭風肪嚮

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梵人

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誦放光道行二波若即大小品也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常在也敏度亦聰拾有譽著譯經録今行於世淵雖德愈暢度而別以清約自處常乞匄自資人未之識後因分衛之次遇陳郡殷浩始問佛經深遠之理却辯俗書性情之義自晝之曛浩不能屈由是改觀瑯琊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戲之淵曰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為名荅後於豫章山立寺去邑數十里帶江傍嶺林竹欝茂名僧勝達響附成羣以常持心梵經空理幽遠故偏加講說尚學之徒往還瑱委後卒於寺焉

法雅河間人凝正有器度少善外學長通佛義衣冠士子咸附諮禀時依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

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乃眯浮相曇

長通佛義衣冠士子咸附諮禀時依
門徒並世典有功未善佛理雅乃與

康法朗等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
為生解之例謂之格義乃眯浮相曇
等亦辯格義以訓門徒雅風采灑落
善於樞機外典佛經遍乎講說與道
安法汰每披釋湊疑共盡經要後立
寺於高邑僧衆百餘訓誘無懈雅弟
子曇習祖述先師善於言論為偽趙
太子右宣所敬云
康法朗中山人少出家善戒節嘗讀
經見雙樹庵菀之處欝而歎曰吾已
不值聖人寧可不覩聖處於是擔往
迎夷仰瞻遺迹乃共同學四人發跡
張掖西過流沙行經三日路絶人蹤
忽見道傍有一故寺草木沒人中有
敗屋兩間間中各有一人誦經一人
患痢兩人比房不相料理屎尿縱横
舉房臭穢朗謂其屬曰出家同道以
法為親不見則已豈可見而捨耶朗
乃停六日為洗滉供養至第七日見
此房中皆是香花乃悟其神人因語
朗云比房是我和上已得無學可往
問訊朗往問訊因語朗云君等誠契
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

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
尚小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

問訝朗往問訝因語朗云君等誠契
皆當入道不須遠遊諸國於事無益

唯當自力行道勿令失時但朗功業
尚小未得所願當還真丹國作大法
師於是四人不復西行仍留此專精
業道唯朗更遊諸國研尋經論後還
中山門徒數百講法相係後不知所
終孫綽為之贊曰人亦有言瑜瑕弗
蔽朗公囹圄能韜其光敬終慎始研
微辯章何以取證氷堅履霜朗弟子
令韶其先鴈門人姓呂少遊獵後發
心出家事朗為師思學有功特善禪
數每入定或數日不起移柳泉山鑿
穴宴坐朗終後刻木為像朝夕礼事
孫綽正像論云呂韶凝神於中山即
其人也

笠法乘未詳何人幼而神悟超絶懸
鑒過人依笠法護為沙弥清真有志
氣護甚嘉焉護既道被関中且資財
殷富時長安有甲族欲奉大法試護
道德為往告急求錢二十万護未荅
乘年十三侍在師側即語曰和上意
已相許矣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
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
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

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具謝求錢之
意於是師資名布遐迩乘後西到彭

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
護曰吾亦以為然明日此客率其一

宗百餘口詣護請受戒貝謝求錢之
意於是師資名布遐迹乘後西到燉
煌立寺延學忘身為道誨而不勸使夫
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
力也後終於所住孫綽道賢論以乘
比王濬冲論玄法乘安豊少有機悟
之鑒雖道俗殊操阡陌可以相准高
士季顒為之贊傳乘同學竺法行竺法
存並山栖履操知名當世矣
竺潛字法深姓王瑯琊人晉丞相武
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事中
州劉元真為師元真早有才解之譽
故孫綽贊曰索索虛衿翳翳閑冲誰
其體之在我劉公談能彫鏤照足開
朦懷抱之內豁尒每融潛伏膺已後
剪削浮華崇本務學微言興化譽洽
西朝風姿容貌堂堂如也至年二十
四講法華大品既蘊深解復能善說
故觀風味道者常數盈百晉永嘉初
避亂過江中宗元皇及肅祖明帝丞相
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其風德友
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
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

中宗肅祖昇遐王庾又薨乃隱迹剡
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旅

而敬焉建武太寧中潛恒著屐至殿內時人咸謂方外之士以德重故也

中宗肅祖昇遐王庾又薨乃隱迹剡山以避當世追蹤問道者已復結旅山門潛優遊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老莊投身剡北莫不內外兼洽至哀帝好重佛法頻遣兩使懇懃造請潛以上旨之重暫遊宮闕即於御筵開講大品上及朝士並稱善焉于時簡文作相朝野以為至德以潛是道俗摽領又先朝友敬尊重挹服頂戴兼常迄乎龍飛虔礼弥篤潛嘗於簡文處遇沛國劉惔惔嘲之曰道士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貪道見為蓬戶司空何次道懿德純素篤信經典每加袪崇遵以師資之敬數相招請屢興法祀潛雖復從運東西而素懷不樂乃啓還剡之仰山遂其先志於是逍遥林泉以畢餘年支遁遣使求買仰山之側汲洲小嶺欲為幽栖之處潛荅云欲来輙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遁後与高麗道人書云上座笠法深中州公之弟子體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頃以道業

靖濟不耐塵俗孝室山澤修德就閑今在剡縣之仰山率合同遊論道說

德貞峙道俗綸綜往在京邑維持法
網內外具瞻弘道之匠也須以道業

靖濟不耐塵俗孝室山澤修德就閑
今在剡縣之仰山率合同遊論道說
義高栖晧然遐迹有詠以晉寧康二
年卒於山館春秋八十有九烈宗孝
武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
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
篤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
遷化用痛于懷可賻錢十万星馳驛
送孫綽以潛比劉伯倫論云潛公道
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靈肆意放盪
以宇宙為小雖高栖之業劉所不及
而曠大之體同焉時仰山復有竺法
友志業強正博通衆典嘗從潛受阿
毗曇一宿便誦潛曰經目則諷見稱
昔人若能仁更興大晉者必汝汝為五
百之一也年二十四便能講說後立
剡縣城南臺寺焉竺法蘊悟解入玄
尤善放光波若康法識亦有義學之
功而以草隸知名常遇康所所自謂
筆道過識共所各作右軍草傍人竊
以為貨莫之能別又寫衆經甚見重
竺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
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贊

不復具抄
文道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

笠法濟幼有才藻作高逸沙門傳凡此諸人皆潛之神足孫綽並為之贊不復具抄

文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初至京師太原王濛甚重之口造微之功不減輔嗣陳郡殷融嘗與衛玠交謂其神情雋徹後進莫有繼之者及見遁歎息以為重見若人家世事佛早悟非常之理隱居餘杭山深思道行之品委曲慧卽之經卓焉獨拔得自天心年二十五出家每至講肆善標宗會而章句或有所遺時為守文者所陋謝安聞而善之曰此乃九方堙之相馬也略其玄黃而取其駿逸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郗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著塵外之狎遁嘗在白馬寺與劉系之等談庄子逍遙篇云各適性以為逍遙遁曰不然夫桀跖以殘害為性若適性為得者彼亦逍遙矣於是退而注逍遙篇羣儒舊學莫不歎服後還立支山寺晚欲入剡謝安為吳興與遁書曰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白甚以

悵然人生如寄耳須風流得意之事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唯遲

寺晓欲入剡謝安為吴興與遁書曰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白甚以

悵然人生如寄耳傾風流得意之事
殆為都盡終日戚戚觸事惆悵唯遲
君来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
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
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王
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謂
人曰一往之氣何足言後遁既還剡
經由于郡王故詣遁觀其風力既至
謂遁曰逍遥篇可得聞乎遁乃作數
千言摽揭新理才藻驚絶王遂披衿
解帶流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
存相近俄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嶺
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禀學時或
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勤
之勤之至道非弥奚為淹滯弱喪神
竒茫茫三界眇眇長羈煩勞外湊冥
心内馳殉赴欽渴緬邈忘疲人生一
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
人懐德知安必苞寄寒清舉濯累禪
池謹守明禁雅翫玄規綏心神道抚
志無為寮朗三蔽融冶六疵空同五
陰豁虚四支非指喻指絶而莫離妙
覺玩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

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
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賛而潔己

陰豁虛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玩陳又玄其知婉轉平任與物推

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議敦之覺父志在嬰兒時論以遁才堪經贊而潔己拔俗有違兼濟之用遁乃作釋矇論晩移石城山又立栖光寺宴坐山門遊心禪苑木食澗飲浪志無生乃注安般四禪諸經及即色遊玄論聖不辯知論道行旨歸學道誠等追蹤馬鳴躡影龍樹義應法本不違實相晩出山陰講維摩經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遁通一義衆人咸謂詢無以厝難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如此至竟兩家不竭凡在聽者咸審得遁旨迴令自說得兩三反便亂至晉哀即位頻遣兩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講道行波若白黑欽崇朝野悅服太原王濛宿搆精理撰其才詞往詣遁作數百語自謂遁莫能挫遁徐曰貧道與君別來多年君語了不長進濛慙而退焉乃歎曰實絣鉢之王何也郗超問謝安林公談何如嵇中散安曰嵇努力裁得去耳又問何如郭浩安曰疊疊倫辯恐郭制支拔直上測浩實有慙德郗超後與親友書云林

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

出自大法全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道

安曰疊疊倫辯恐彤制支拔直上測
浩實有慙德郄超後與親友書云林

法師神理所通玄拔獨悟實數百年
紹明大法令真理不絕一人而已道
淹留京師涉將三載乃還東山上書
告辭曰遁頓首言敢以不才希風世
表未能鞭後用愆靈化蓋沙門之義
法出佛　聖猷純反朴絕欲歸宗遊
虛玄之肆守內聖之則佩五戒之貞
眡外王之化諧無聲之樂以自得為
和蔫慈愛之孝聽動無傷銜無恤之哀永
悼不仁秉未地之順遠防宿命挹無
位之節履尤不悔是以哲王御南面
之重莫不欽其風尚安其逆軌探其
順心略其形敬故令歷代弥新矣陛
下天鍾聖德雅尚不勤道遊靈摸日
畏忘御可謂鍾鼓晨揔聲振天下清
風既邵莫不幸甚上願陛下齊齡二
儀弘敷至化去陳信之姦誣尋丘禱
之弘議絕小塗之致涅奮宏轡於夷
路若然者太山不滛李氏之旅得一
以成靈王者非圓丘而不禋得一以
永貞若使貞靈各一人神相忘君
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祝不加靈玄
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

之宅洋洋大晉為元亨之宇常無為
而万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

君而下無親舉神神而祝不加靈玄
德交被民荷冥祐恢恢六合成吉祥

之宅洋洋大晉為光亨之宇常無為
而万物歸宗執大象而天下自往國
典終則有司存焉若生而非惠則賞
者自得戮而非怒則罰者自刑卲公
器以厭神意提詮衡以極冥量所謂
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貧道野逸東山
與世異榮菜蔬長身漱流清豁繿縷
畢世絶窺皇階不悟乳光曲曜猥被
蓬蓽頻奉明詔使詣上京進退惟谷
不知所厝自到天道屢蒙引見優以
賓礼榮以微言每愧才不拔滯理無
拘新不足對揚玄摸允塞視聽蹰躇
侍人流汗位席曩四翁赴漢干木蕃
魏皆出處有時默語適會今德非昔
人動靜乖衷遊魂禁省鼓言帝側將
困非擾何能有為且歲月倆侥感若
斯之歎況復同志索居綜習遼落延
首東顧孰能無懷上顧陛下時蒙放
遣歸之林薄以鳥養鳥所荷為優謹
露板以聞申其愚管畢粮望路伏待
慈詔詔即許焉資給發遣事事豐厚時名流並餞
離於征虜蔡子然前至近遁而坐謝乃石後至值蔡
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合褥舉謝擲地謝不必意其

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

為時賢所慕如此既而收迹剡山畢命林澤人嘗有遺遁馬者遁愛而養之時或有譏之者遁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後有餉鸐者遁謂鸐曰尒冲天之物寧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鷄卵生用未足為煞師不能屈師尋亡忽見形投卵於地殼破鷇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遁先經餘姚塢山中住至於名辰猶還塢中或問其意荅云謝安在昔數來見輙移旬日今觸情舉目莫不興想後病甚移還塢中以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于所住春秋五十有三即窆於塢中厥冢存焉或云終剡未詳郄超為之序傅袁宏為之銘贊周曇實為之作誄孫綽道賢論以遁方向子期論云支遁向秀雅尚莊老二子異時風好玄同矣又翰道論云支道林者識清體順而不對於物玄道冲濟與神情同任此遠流之所以歸宗悠悠者所以未悟也後高士戴逵行經遁墓乃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興神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

以未悟也後高士冀達行經遁墓欷歎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繁興神理

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遁有同學法虔精理入神先遁亡遁歎曰昔匠石廢斤於郢人牙生輟弦於鍾子推已求人良不虛矣寶契既潛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乃著切悟章臨亡成之落筆而卒凡遁所著文翰集有十卷盛行於世時東土復有竺法仰者慧解致聞為王坦之所重亡後猶見形詣王昺以行業焉

于法蘭高陽人少有異操十五出家便以精勤為業研諷經典以日兼夜求法問道必在衆先迄在冠年風神秀逸道振三河名流四遠性好山泉多處巖壑嘗於冬月在山氷雪甚厲時有一虎來入蘭房蘭神色無忤虎亦甚馴至明且雪止乃去山中神祇常來受法其德被精靈皆此類也後聞江東山水剡縣稱奇乃徐步東甌遠矚嶧嵊居于石城山足今之尤華寺也時人以其風力比庾元規孫綽道賢論以比阮嗣宗論云蘭公遺身高玄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欻然歎

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

身高姿迹殆至人之流阮步兵傲獨不羣亦蘭之儔也居剡少時欻然歎

曰大法雖興經道多闕若一聞圓教夕死可也乃遠適西域欲求異聞至交州遇疾終於茅林沙門支遁追立像贊曰于氏超世綜體玄旨嘉遁山澤馴洛虎光別傳云蘭亦感梦歎水事與竺法護同未詳又有竺法興支法渊于法道與蘭同時比德興以洽見知名渊以才華著稱道以義解馳聲矣

于法開不知何許人事蘭公為弟子深思孤發獨見言表善放光及法華又祖述者婆妙通醫法嘗乞食投主人家值婦人在草危急衆治不驗舉家遑擾開曰此易治耳主人正宰羊欲為禱祀開令先取少肉為羹進竟因氣針之須臾羊膜裹兒而出外平五年孝宗有疾開視脉知不起不肯復入康獻后令曰帝小不佳昨呼于公視脉旦到門不前種種辭憚宜收付廷尉俄而帝崩獲免還剡石城續修元華寺後移白山靈鷲寺每與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中明開難高平郄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

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為之贊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

支道林爭即色空義廬江何默中明開難高平郄超宣述林解並傳於世

開有弟子法威清悟有樞辯故孫綽為之贊曰易曰翰白詩美蘋藻斑如在場芬若停潦于威明發介然遐討有絜其名無愧懷抱開嘗使威出都經過山陰支遁正講小品開語威言遁林講比汝至當至其品中示語攻難數十番去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復多番遁遂屈因厲聲曰君何足復受人寄載來耶故東山亮云深量開思林談識記至哀帝時累被詔徵乃出京講放光經凡舊學抱疑莫不因之披釋講竟辭還東岩帝戀德慇懃覿錢絹及步輿并冬夏之服謝安王文度悉皆友善或問法師高明剛簡何以醫術經懷荅曰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調九候以療風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年六十卒於山寺孫綽為之曰才辯縱橫以數術弘教其在開公乎

于道邃燉煌人少而失蔭尅親養之邃孝敬竭誠若奉其母至年十六出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覽善方藥美書扎洞諳殊俗尤巧談論讓公常稱邃高簡雅素有古人之風若不無王方為大法梁陳宗後梁蘭

家事蘭公為弟子學業高明內外該
覽善方藥美書扎洞諳殊俗尤巧談

論議公常稱遂高簡雅素有古人之
風若不無年方為大法梁棟矣後與蘭
公俱過江謝慶緒大相推重性好山
澤在東多遊履名山為人不屑毀譽
未嘗以塵近經抱後隨蘭適西域於
交阯遇疾而終春秋三十有一矣郄
超圖寫其形支遁著銘贊曰英英上
人識通理清朗質玉瑩德音蘭馨孫
綽以遂比阮咸咸有累騎之譏遂有清
令之譽可得為疋孫綽曰雖迹有窪
隆高風一也喻道論云近俗中有竺法
行談者以方樂令江南有于道邃識
者以對勝流皆當時共所見聞非同
志之私譽也

竺法崇未詳何人少入道以戒節見
稱加又敏而好學蔫志經記而尤長
法華一教嘗遊湘州麓山山精化為
夫人詣崇請戒捨所住山以為寺崇
居之少時化洽湘土後還剡之葛峴
山茅庵粥飲取欣禪慧東甌學者
竟往湊焉與隱士魯國孔淳之相遇
每盤遊極日輒信志歸披衿頡契自
以為得意之交也崇迺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餘年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
至後淳之別遊崇詠曰皓然之氣猶在

每盤遊極日輒信志歸披衿頓契自以為得意之交也崇迺歎曰緬想人

外三十餘年傾盖于茲不覺老之將至後淳之別遊崇詠曰皓然之氣猶在心目山林之士往而不返其若人之謂乎崇後卒於山中著法華義疏四卷

云時剡東御山復有釋道實者本姓王瑯琊人晉丞相道之弟弱年信悟避世舜榮親舊諫止莫之能制香湯澡浴將就下髮乃詠曰安知万里水初發盎酌時後以學行顯焉

竺法義未詳何許人年十三遇深公便問仁利是君子所行孔丘何故罕言深曰物尠能行是故年言深見其幼而類悟勸令出家於是捨志法門從深受學遊刃衆典尤善法花後辭深出京復大開講席王導孔敷並承風敬義至晉興寧中更還江左憩于始寧之保山受業弟子常有百餘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氣疾病常存念觀音乃夢見一人破腹洗腸覺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與義公遊處每聞說觀音神異莫不大小肅然晉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有四矣帝以錢十万買新亭崗為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

寧康三年孝武皇帝遣使徵請出都講說晉太元五年卒於都春秋七十

有四矣帝以錢十万買新亭崗為墓起塔三級義弟子曇爽於墓所立寺因名新亭精舍後宋孝武南下伐凶鑾旆至上式宮此寺及登禪復幸禪堂因為開拓改曰中興故元嘉末童謠云鉞唐出天子乃禪堂之謂故中興禪房猶有龍飛殿焉今之天安是也

竺僧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也雖少出孤微而天姿秀發至年十六神情爽拔卓尒異人性度溫和鄉鄰所美時獨與母居孝事盡礼求同郡楊德順女亦乃衣冠家人女字苕華容貌端正又善墳籍與度同年求婚之日即相許焉未及成礼苕華母亡須之苕華父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忽然感悟乃捨俗出家改名僧度迹抗塵表避地遊學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礼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戚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情之願并贈詩五首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亘消茅子亦雖數

人生一世閒飄忽若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厭朽川上有餘矜日斜思

并贈詩五首一篇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亘消茅子亦雖數

人生一世間飄忽若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躯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躭空以宮有不道妾區區但怜君恤後度荅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万邦安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王之服八珎之饍鏗鏘之聲睢睢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万世因緣於今絶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咸年也又報詩五篇其一首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茅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

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度既志懐

住倏忽歲時過臼石會當竭茅予豈
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
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暖身誰

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
罪福良由已寧云已恤他度既志懷
匪石不可迴轉苟華悟亦起深信度
於是專精佛法披味羣經著眡曇言
歸亦行於世後不知所終時河內又
有竺慧超者亦行解兼著與高士鴈
門周續之友善注勝鬘經焉

高僧傳卷第四